

旧时月色中的文人们

■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钱钟书

俞平伯

胡 风

萧 红

梁实秋

丰子恺

陆小曼

徐志摩

沈从文

鲁 迅

张恨水

石评梅

周作人

旧时月色中的文人们

■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时月色中的文人们/卞之琳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新文学史料丛书)

ISBN 978-7-02-006845-6

I. 旧… II. 卞…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8084 号

责任编辑:郭娟 徐广琴 装帧设计:刘静
责任校对:常虹 责任印制:李博

旧时月色中的文人们

卞之琳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6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20.25 插页 2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6845-6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文坛师友录/牛 汉 口述 何启治 李晋西 采写 (1)

年过八旬的牛汉先生与文坛的纠结是漫长而深刻的。这不仅由于一方面他是著名诗人、散文家,一方面他是主编过《中国》与《新文学史料》——新时期两份重要刊物的编辑家,而这两重身份以外,他还是著名的“胡风分子”;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真诚严正地生活着,创作着。本篇是他关于几十位中国著名作家的回忆。

几次和钱钟书先生萍水相逢/绿原 (44)

二十世纪下半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可谓多事之秋,而我和钱先生能超越沧海桑田,有过几次 far between 式的邂逅……他的大作实在不是一般人读得懂的。不熟中国古典的外文专家固然觉得难懂,不熟外文的中国古典学者也未必就容易懂,看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钱先生是够寂寞的。

记俞平伯/蒋和森 (50)

在大家“斗私批修”之余想轻松一下的时候,有人要俞平伯也来唱个歌儿。他会唱昆曲,早就有名,听说关在“牛棚”里还不忘此习,以致引起何其芳正言相告,劝他别唱出声来。现在要他唱歌,这到底非老翁所能,未免叫他感到为难吧?不料,俞平伯真的唱起来了!

我和胡风短暂而又长久的因缘/白桦

(55)

我和胡风的相识,是在1953年5月。可能是我太年轻的缘故,第一眼就觉得胡风是一个老人,一个三分沉闷、三分无奈、三分忧郁的老人,不可捉摸的那一分当然装不下城府,好像是愤懑。

友谊长存/梅志

(74)

这之后,我们回到了重庆,只从他短短的来信中得知他不怎么顺心,并不知道他已成了延安“四怪”之一。

沉樱去台湾以后/田仲济

(81)

有次沉樱忽然对我说,梁宗岱怎样不正经,在他广西老家捧一个地方戏女演员。这女演员当然就是唱粤剧的甘少苏了。沉樱说,在一个许多人的场合中,她唱一段,梁宗岱讲一段,加以赞美,曾未“翘大拇指”,她没有说,在那种情况下,富于诗人气质的梁宗岱翘一翘,想也是可能的。

人事固多乖

——纪念梁宗岱/卞之琳

(96)

陶渊明的洒脱和陶朱公的精明,在梁宗岱身上确似兼而有之。当年他离开重庆回百色,不愿折腰,却并非“不为五斗米”而是为政见原则,难怪他不安于“采菊东篱”而径去北山采药,下山设厂制剂,几乎要成为人民的陶朱公了,若不是反沾了官边,得了推动后又坐了冤狱。

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序《萧红选集》/聂绀弩

(107)

她笑说:“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

《镜花缘》里的人。”

杨刚与包贵思

——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萧乾 (113)

教英国小说史时,包贵思讲得最起劲的是简·奥斯汀,而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杨刚所译的《傲慢与偏见》……多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个哑谜:共产党员杨刚怎么会同笃信宗教的包贵思那么亲近?我曾问过杨刚,她仿佛不愿多谈这个话题。

“投机取巧”的《凤凰城》

——我从事剧本写作的开始/吴祖光 (126)

现在想一想,父亲的这个想法是很奇怪的。只有十九岁的儿子,从来没有写过剧本,难道是只因为在戏剧学校工作就该写剧本吗?但我却是认真听父亲的话,决心完成他交给的任务。

忆雅舍/梁文茜

(133)

……雅舍很小,只是几间普通的四川平房,但其风景幽雅,北临北温泉,东去嘉陵江,南望一片青山绿水,如果不是抗战,也不会有机遇迁居至此。这小小的几间平房其辐射面却很广很长。父亲自1939年至1946年的全部著作都出于此,最突出的《雅舍小品》、莎士比亚戏剧译本多种。

丰子恺故居缘缘堂今昔/丰一吟

(137)

弘一大师叫丰子恺在好几张小方纸上写上自己喜爱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把小方纸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先后拿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于是就将永义里的寓所命名为“缘缘堂”。请弘一大

师写了一幅横额。

怀念郑振铎先生/程俊英

(147)

他面红耳赤气冲冲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将来我们欲研究孤本秘籍，要到外国去参考岂非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合力买古书，阻止外流如何？”

陆小曼幽怨难泯/赵清阁

(156)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的命运一下子掉进苦难深渊。社会舆论沸沸扬扬，有人说她红颜薄命；有人说她是浪漫的报应；也有人幸灾乐祸，毫无点滴怜惜；甚至有人打着照顾朋友遗孀的幌子，乘虚而入，夺朋友所爱……

回忆徐志摩和《志摩全集》

——纪念诗人逝世五十周年/赵家璧

(165)

1930年春天，我们征得志摩老师的同意，上他课时，索性把课堂搬进校园里一座古墓前席地听讲。他身靠那棵古槐树，我们分坐在两旁树荫下的石条上，顶上满天的绿叶，小鸟儿在啁啾地唱歌。他给我们念赫德生……他讲泰戈尔……最后感慨万分地对我们说：“你们假若能去泰戈尔创办的那所国际大学，住上一星期，你们才会感到宇宙万物的可爱。我们要回到自然界去，这世界实在太脏了，什么地方都是丑的。”

滇云浦雨话从文/施蛰存

(191)

自从郭沫若盛气凌人地斥责了从文之后，我知道从文不再会写小说了……蹲在历史博物馆的仓库里，摩挲清点百万件古代文物，我想他的兴趣一定会忘了一切荣辱。

三姐夫沈二哥/张充和 (200)

有一天,九如巷三号的大门堂中,站了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说是由青岛来的,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家中并没一人认识他,他来以前,亦并未通知三姐。三姐当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他以为三姐有意不见他,正在进退无策之际,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原来是沈从文。

难忘的星期三

——回忆秋白、之华夫妇/彭玲 (206)

下一个星期三,我又去秋白同志那里,见面就说“谢谢你的问候!”他故作生气的样子责备我说,“你为什么不用手写信给我?”我那时终不免年轻姑娘的娇羞心理,笑笑,嘟囔着说:“写方块字,怕你不满意,生气;写新文字,又怕手生写不好,弄巧成拙。想想还是没敢写。”他望望之华,笑嘻嘻地用手指点点我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

鲁迅先生于我/丁玲 (213)

会上正有两位女同志发言,振振有词地批评左联的工作,有一位还说什么“老家伙都不行,现在要靠年轻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气的话。我看见鲁迅仍然是那么平静地听着。

回忆姚克/任传爵

(228)

当时斯诺已渐露头角,迁居北京,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经常与左翼进步人士相交往。姚克每次出城,总住在海甸斯诺家中。通过斯诺的关系,他认识了一些左翼文艺工作者。他与斯诺合作翻译了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并因此于1933年3月在上海见到了生平最仰慕

(205) 的鲁迅先生。从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可见,姚克致鲁迅的信约 52 封,鲁迅的复信约 33 封,见面约 22 次。何以鲁迅对这位好修饰的洋场少年颇有好感,乃至倾心相谈呢?

附录:姚克与鲁迅/姚锡佩 (235)

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张友鸾 (241)

《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载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不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流”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

来今雨轩/钦文 (266)

拉他车子的工人跑得快,比我快步走的速度高得多,我还在东华门的一边走动,鲁迅先生已经进了南池子的北口。他就旋转身子来提高声音对我说,“那末一道到中央公园去喝茶,我在那里等你!”他旋回身子直向南池子的南口过去。可是马上他又旋转身子来补充说,“长美轩,或者来今雨轩。”这声音我听起来已轻微,因为路隔得远了。

追记评梅

——为《石评梅作品集》出版而作/陆晶清 (276)

她为了摆脱吴天放对她的长期纠缠而烦恼。她为了逐渐深陷在她与高君宇共同织就的情网中,既沉醉又无力排除她的多种顾虑为她制造的反反复复的矛盾斗争。

回忆叶公超先生/常风

(283)

叶先生一面抽烟斗一面不疾不徐地向周作人传达他所负的使命。他还说朋友们都十分怀念他,希望他能早日到昆明聚首。周作人仔细听着,手里玩弄着扇子,他说他很感激大家,他也很怀念大家。可是全家搬到南方太困难,只要每月有二百元他就可以维持生活不必离开北平了。周作人就这样婉言谢绝了北京大学的敦请和朋友们对他的爱护。

史沫特莱回忆鲁迅/戈宝权译

(294)

在他解释了他那篇文章的大意之后,我就警告他说,如果发表出来,他一定会被杀害的。“那有什么关系?”他激愤地说,“总得必须有人出来说话!”

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

(306)

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

牛汉先生口述

何启治、李晋西 采写

文坛师友录

年过八旬的牛汉先生与文坛的纠结是漫长而深

厚的。这不仅由于一方面他是著名诗人、散文家，一

方面他是主编过《中国》与《新文学史料》——新时

期两份重要刊物的编辑家，而这两重身份以外，他还

是著名的“胡风分子”；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真诚严正

地生活着，创作着。本篇是他关于几十位中国著名

作家的回忆。本篇是牛汉先生关于文坛师友录的

回忆录。本篇是牛汉先生关于文坛师友录的回忆录。

本篇是牛汉先生关于文坛师友录的回忆录。

1 萧军在颠沛流离的艰难环境中完好

地保护了萧红的信件，我很佩服

萧军是老前辈，组稿是我去的，在1978年夏天。后来调到近代

史所，而当时在《文艺报》的黄沫奉调参加《新文学史料》的筹备。他

有一个长篇，交给我当责编。我曾经去找他，请他写一本跟个人经历有

关的书。1955年，《过去的年代》还没有成书，我就被捕了。我们社

的龙世辉帮我看的校样。后来我出来后，龙世辉把书送给我了，还

说，我是这本书的责编，应该把书给我。龙世辉在“文革”中一直叫

我老牛。我成立文联，丁东重寄书，牛汉先生到日本去，萧军前

不萧军是老前辈，组稿是我去的，在1978年夏天。后来调到近代

史所，而当时在《文艺报》的黄沫奉调参加《新文学史料》的筹备。他

和我同去,但他不认识萧军。萧军住在后海那边,破房子。当时我还没有平反,但我心里确信萧军会记得我,并且不会把我们拒之门外。向他约稿就是我的倡议。这位赫赫有名的文坛的强者,在人世间默默无闻已有几十年之久了。我相信他是经得住久久深埋、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人。他的体魄仍然是虎背熊腰、面孔红润、目光锐利,几乎看不出有因久久埋没而出现的苦相或麻木的神态。也许因我与他有过些老交情以及相近的命运,他热诚地接待了我们,答应写稿。“史料”要发萧军与萧红的信,萧军很高兴,很快就加了注释按期交给了我。萧军在颠沛流离的艰难环境中完好地保护了萧红的信件,我很佩服。

从《新文学史料》第二期起连载了萧军和萧红的信件以及萧军撰写的详细注释。

以后我多次独自走访萧军,已不全是向他组稿,有时完全是个人之间的访谈。每当我踏上萧军家灰暗的严重磨损的木楼梯,脚下带出咯吱咯吱的悲抑声,总是小心翼翼,心里禁不住涌动着温泉般的情思,觉得那污渍斑斑相当陡的楼梯,似乎能通往一个永远读不完的幽深而悲壮的故事。果然,有一次他用欢快的声调告诉我胡风在成都的通讯处,说:“牛汉,应当写信去,坦坦荡荡,有什么好怕的?《新文学史料》应当给他寄去看看。”后来我给胡风寄去了“史料”。

我编“史料”的时候,一直想让他写回忆录,特别是写延安那一段,但他不写。我请艾青,但艾青也不写。我还开玩笑说,你不好交代。萧军对毛还不是很否定的,我能感觉到。

我对萧军说萧红的文笔比你的文字有感染力。“呵!”萧军大叫表示不服。

我曾经问过萧红和鲁迅的关系。我问:萧红和鲁迅很近,接触很多,但到日本以后为什么没给鲁迅写过一封信?萧军说:是鲁迅和萧红商定萧红去日本后不写信的。鲁迅病重死了,她就立即赶回来了。但我还是觉得,萧红走后不写信,是不正常的,可以说明,她和鲁迅不是一般的关系。从萧军的口气也证明,萧红跟鲁迅的关系不一般,太

不一般了。

有一次,我又跟萧军谈起端木蕻良。萧军很反感。我说你不要生气,你有你的性格,但是我们作为晚辈,是读者,都要有所了解。1938年,萧军、萧红在西安分手,萧军想到战场上去写,萧红不愿意到延安。她头脑很清楚,对政治,有自己的选择。她到了武汉,继续自己的创作。记得《七月》杂志谈到过每个人的选择,萧红不仅有高昂的东西,也有极富个性的创作。萧红强调个人的自由,她清醒,坚定,很坚定。到延安去要接受改造。到延安的作家,在毛的“讲话”影响下大多没有什么富有个性的作品。真是不堪回首,萧红最后死得那样惨!

还有一次,给萧军送稿费,然后聊天。到吃饭的时候,萧军留我,全家人就是一锅面,没有肉,有打卤。没有钱,他的工资很少,他在北京市的跟武术有关的一个小单位,够吃而已。萧军去世时,存折上只有几千块钱。

萧军个性很开朗,但经历那么多苦难,肯定有伤害,只是他不愿给别人看到。萧军说话很大声,笑声也很大,可能精神上有点问题,精神状态不正常。有时候,他感觉不好的时候,就到山里边疗养。有一次,他对着我,拍着胸口,说心脏不好。他自己知道,他也不跟孩子说,跟我说。

有一阵,他住团结湖附近,住女儿的房子,常到团结湖公园练剑。我住东中街,离他那儿很近,下了班去看他,他带我去过两次。他穿得马虎,穿布鞋,背着剑,剑有套子。他会拳术。我不知道他练的什么剑,他会硬功,可能是少林剑。

有一次,我陪着他走到公园门口,然后去上班了。他像普通的北京老人一样,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

有一天早晨,雷加打电话给我,说:“萧军最近情况不大好,你该去看看他。”他告诉我萧军住在阜成门外三环路边的海军总医院高干病房。

放下电话,我赶紧动身(我住在朝阳门外),好不容易才找到了

海军总医院，已快到中午了。我不晓得萧军住第几病房，问楼下值班室的人，回答说：“萧军这几天病情不好，不见客人。”

我恳切地对他说：“我是萧军的老朋友，住在朝阳门外十里堡，来一次不容易，我看他一眼就走。”

这时，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正站在楼门口，听到我们的对话，对我打量一番说：“你上去试试看，他女儿正陪着他。”我立即上楼去（不是三楼，就是四楼），轻轻地敲了几下病房的门。门开了一点缝，我看见了面容忧戚的萧耘。她压低了声音对我说：“牛叔叔，我爸这几天不大好。今天很难受，上午刚刚输液，你能不能改天再来？”萧耘仍然把着门缝，“医生说怕交叉感染，最好少见客。”我对她说，我是走了两个钟头才找到这里的。萧耘看到我满头大汗，很难过：“你进来吧，不要说话。”

那天天气晴朗，满窗火焰般的阳光，但病房里却静得发冷。也许是由于病房的那种没有生命感的白色，使我的心灵引起了一阵寒战。我压着脚步走进去。看见一张病床，白色的被单，平塌塌的，几乎看不到下面有人的形体。只看到露在被头外的一点短短的苍发，心里一阵辛酸。虎背熊腰庞然大物的萧军（他的个头我看不过一米七上下，但由于他骨骼壮实，神态充满活力，总感到有一种谁也把他撼动不了的巨大的身量），竟然一下子从人生的地平线上陷落了。山峰正在消失，变成茫茫平原。但绝不是废墟。

听到一点微弱的声音，不是呻吟，似乎是咬着牙关使劲的哼哼声，他仿佛正攀登着一个很陡的峡谷。

我慢慢地走向他的床边。萧军面朝里躺着，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颧骨高耸，像三十年代哈尔滨时代的那个萧军的轮廓。我忍不住叫了一声：“老萧，我是牛汉，来看望你。”没有丝毫反应，白色被单微微地抖动了几下。他一定极其难受，挣扎着想翻过身来。这说明他听到了我叫他的声音，知道我正立在他的身边。萧耘过去帮助他翻身。我毫不考虑地也去扶他，我的手接触到的几乎全是皮包骨。但他的身子很沉，费了好大力气，才使他转过身来。萧军睁开眼睛，

望望我，说了几句，声音很低，我听不清他说什么。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同时弯下身子，在他的耳边大声地说：“老萧，你瘦了起码有几十斤，但是你的骨头还是那么硬，没有少了一两！”我的话萧军听清楚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牛汉，我还会死，一时半时死不了。”我听不太真，萧耘为我转述了一遍。我对他说：“你一定能挺过来，我相信！”我看他浑身疼痛难忍，就放开他的手。听到他又在哼唧，攀登那个陡峭的峡谷。白被单微微抖动着，在他面前，我又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离开病房时，我回头向萧军告辞：“老萧，我走了。”一走出房门，我禁不住哭出了声。一星期之后，萧军离开了人世。有不少人，在死亡面前表现得很软弱，他们平顺的一生并没有经受多少病痛，却时时想到死亡来临。而萧军，直到生命最终的时刻，仍相信自己不会死，相信自己能咬紧牙关攀越过死亡的峡谷。几十年来，他已经战胜过多少次死亡了。

萧军早已离开我们，但我从来没有把他与死亡相联系在一起。

2 端木蕻良的艺术感觉细致，

气质却像旧文人

端木蕻良的艺术感觉细致，气质却像旧式文人，不像一个东北男子汉。

解放初，跟端木蕻良有接触，一起开过会。端木蕻良挂名在北京市文联。他的文笔很精致，有个人的感觉，萧红对他有特别的感情。解放后，他比较沉默。1955年春天，我们去石景山体验生活，对他才比较了解。他的生活很松散，我们住一个房间，不到十平方米。一人一张床，一个桌子，他的桌子很乱。我每天洗澡，他不洗。有时，我拉他去哪儿，他才去。他被子也不叠，袜子也不洗，衣服也不洗，就是散漫。我跟他谈到萧红，他也不愿谈，因为萧红跟骆宾基亲近。端木蕻良的气质像旧式文人，不像一个东北男子汉。他抽烟，很难融入集体。我早睡，他晚睡晚起，我睡下了，他还在那儿抽烟。

解放初端木蕻良没有结婚，生活太懒散，作为男人，应该要有气魄，他很难改变。当时他正跟云南的一个戏剧演员谈恋爱，很快就结婚了。端木蕻良的感情问题很复杂，没有感情就活不成了，跟萧军不一样。个人气质不一样。我也不跟他谈萧军。

他的艺术感觉细致。我们体验生活时，关键时刻也下去。他跟人谈话很细心。我们住在北京郊区，离西山很近。他说曹雪芹就是住在北京郊区写《红楼梦》的。他有时跟我谈《红楼梦》。对《红楼梦》，他能进入进去，能钻下去。他的字很漂亮，也很秀气，比何其芳的字在书法上有成就。

我编“史料”时，写信给他，请他写东西，但他懒散得很，虽然，后来他还是给“史料”写了。我还去过他家，他家在宣武门附近。到最后，他的身体已经行动不便。看着还好，笑嘻嘻的，可行动不便了，走路不行了，下楼也不行了。

端木蕻良在东北作家群里，是有个性的，风格很鲜明的作家，跟萧红相近。他研究《红楼梦》，有宁静的一面，这点又不像萧红。

端木蕻良就在家呆着，喝茶，要不就在床上躺着。

3 骆宾基不愿意回忆

我认识骆宾基很晚。我到他大福寺旁边的家，我请他为“史料”写创作体验。他表示很为难。老一代作家都不愿意写。萧军、艾青都不愿意回忆，不愿意写回忆文章，那里面有太深的痛苦。

4 沈从文解放后没有任何创作，只有经他仔细修改补充后的《从文自传》。找沈从文时，是和舒济一起去的。他住在崇文门外社科院大楼，我们坐电梯上去。他住三间房，装修的油漆味还有。在客厅见面，他夫人张兆和在座。沈从文不瘦，脸色红润，笑咪咪的。他曾在干校图

博口待过，我们见过面。我说我是牛汉，也叫牛汀，他说他知道。我把编刊宗旨说明，请他写回忆录。他考虑半天说，还没有心思写，解放后没有任何创作，只有经他仔细修改补充后的《从文自传》，让我们考虑。他说这些时，我非常难受。我接着说那就把《从文自传》拿来发吧，可以连载。他很宁静，没有说什么。

见到沈从文时，我说喜欢他写家乡的小说，他写家乡的小说很特别。（我写童年的《童年牧歌》，郑敏写信说，南有沈从文，北有牛汉。我是要写出真正的土气。我喜欢沈从文的语言，他对我有影响。）

第二次去取修改稿，他说有个小序，说明这是解放后写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他的修改稿也没有复写，我就把稿子交给李启伦——他非常认真，踏实，可靠。沈从文也给我写过信，因为是谈编辑工作的事，都归档了。

我后来在“史料”刊发了《从文自传》。楼适夷有意见，严文井、萧乾却叫好。

后来在文采阁开会见到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画家黄永玉也去了。张兆和瘦得很，有人问我那是谁，我说是兆和，他不相信。我就走到兆和面前说：“兆和，我是牛汉。”兆和老年特别瘦。不久她就去世了。

5 叶圣陶：他拿出不少相册来找，

我看见每张照片旁都有蝇头小楷写的说明文字

叶圣陶是《中国》的顾问，是唯一的顾问。丁玲提名。丁玲说，她的第一篇文章是叶圣陶发的。我编“史料”时，也请他写回忆录。书也出。

叶圣陶有一个很舒适的家，一处独家院子，在东四八条。他夫人曾是我们人文社校对科科长，天天上班，穿绣花鞋，步行来上班，她不坐车，很特别。叶圣陶非常典雅。我向叶圣陶组稿，要照片。他拿出不少相册来找，我看见每张照片旁都有蝇头小楷写的说明文字。他跪在地上找，那么认真，我真感动。